

烟台故事

往事如昨

# 大河东的鸡会读书 后松椒的狗会两手

刘甲凡

在牟平区王格庄镇，早年间曾流传过这样两句顺口溜：“大河东的鸡会读书，后松椒的狗会两手。”若要追溯这句话的由来，那就要说说大河东村的清朝举人王明萼，以及后松椒村王文兰兄弟的大刀会，就可从中找到答案了。

## 王明萼辞官返乡办学

大河东村位于镇驻地东南，松山脚下。据《牟平区志》记载，清中期，王姓由本乡白泊迁此定居，因地处乳山河东岸，得名大河东。查阅《王氏宗族谱》及有关记载，其家族系周灵王太子姬晋后裔，姬晋改王姓，至秦汉时成琅琊王氏。

大河东王氏自古就是书香门第，说“大河东的鸡会读书”，指的就是大河东村王氏家族书香味浓厚，才俊辈出，其中最有名气的当属王明萼及其侄子王元缜。王明萼咸丰辛酉（1861）考中举人，王元缜先后考取秀才、举人和进士。

王明萼二十四岁应童试得中秀才，三十二岁时参加乡试高中举人，被差遣到江苏任闲职。他借此机会束装远游，足迹遍及金陵、姑苏、黄山、九华山等江南名胜。光绪七年（1881），王明萼辞掉官职，请假返乡省墓。他此时的心情，通过其诗歌《归田即事》表达了出来：“樗材散见弃，所遇尤潦倒。宦海浩无涯，抽身急头调。长歌归去来，誓墓以终老。”至于其号“半瓠散人”的由来，其诗《半瓠散人行窝》阐释得较为清楚：“大瓠剖为瓢，覆落无所容。我分瓢之半，弃置将母同。樗栎称散材，搜采有谁从。我署散人衔，优游以老终。瓠瓜不能系，去来无定踪。独于辋川墅，甘留作寓公。”

光绪十五年（1889），他在黄庵山仪凤岗的左下方选择了一块风景优美的地方，建起了小巧精致的仪凤庄，在此休闲养身，著书立说。这期间，王明萼完成了清光绪刻本《瓣香斋诗钞六卷》。此书前五卷，多记其游览名山大川时所见所闻；末一卷，多吟咏仪凤庄之秀美景物。王明萼善古律，“凡遇名区胜地，月夕花晨，无不吟咏流连。又或写其心之所甚喜，鸣其意之所不平，发扬蹈厉，不能自已”。

王明萼“居多善举，施药发粟，周济困乏，凡乡里所求无弗应”。他还出资筹办学，校址为王氏祠堂，坐落于村子东侧，正房1栋5间，东西厢各1栋3间，村中王姓适龄孩童均可免费入学读书，村子上空经常飘荡着琅琅的读书声。如此一来，周边村庄的人多有艳羨，“大河东的鸡会读书”便由此流传开来。王明萼享寿七十有六，善终。

## 王文兰成立松椒大刀会

王格庄镇后松椒村位于镇驻地南，据《牟平区志》记载，明初王姓由王格庄村迁此居住，以村北有松椒山而得名后松椒。后松椒村王姓自古尚武，人们曾

用“后松椒的狗会两手”来形容王姓习武风气之盛，其中最著名的当数王文兰、王文花兄弟领导的大刀会。

据《烟台市牟平区军事志》和1991版《牟平县志》记载：1926年秋，下费格庄、清泉埠、四甲、磨山、松椒大刀会先后成立，1928年联合起来后称松椒大刀会，王文兰、王文花弟兄俩为松椒大刀会首领。他们带领大刀会劫富济贫，除暴安良，堪称行侠仗义的乱世英雄。同年，松椒大刀会剿灭危害百姓的土匪李奎五、郑彭夫部，策应段成斋、于福贵、于从甲等，为抗捐税实行大量“推兵”。

王文兰、王文花经常带领大刀会抗粮抗捐，让国民党牟平政府恨之入骨，必欲消灭而后快。1929年农历2月20日是警奇院（今乳山市崖子镇地口村河南）赶庙会的日子。国民党驻牟平的杂牌部队团长赵连璧，率一个团的兵力，欲乘后松椒村大刀会大多成员都去赶庙会之机，予以集中消灭。王文兰得到消息，集合了一百多个大刀会会员，在崖子镇固头村南绵羊泊，与数以千计、武器精良的赵连璧部展开了一场大战。尽管大战伊始手持大刀长矛的大刀会会员武艺高强英勇无比，接连砍死砍伤多名来敌，杀得赵军连连败退，但当赵连璧收缩兵力，改用枪炮远程射击后，大刀会立即被打死打伤七八个人，王文兰不敢恋战，只得撤出战斗，解散队伍。

1935年11月4日，中国共产党胶东特委发动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山东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一一·四”暴动。暴动分东西两线，牟平属西线，暴动地点选在大刀会头领王文兰所在的牟平七区后松椒村，司令部设在村东一个小商铺里。王文兰得知地下党要发起暴动，不仅用大刀会本部的钱粮给予资助，还在深夜潜入一些大户人家，强令为富不仁者交出钱粮物资，再把所得钱粮物资直接或间接交给地下党，松椒大刀会成员全部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此次暴动。

王文兰领导的大刀会对国民党牟平政府造成了严重威胁，县政府经常派人捉拿王文兰。

1936年2月的一天，后松椒村村长王来田探知王文兰夜间要到本村王保柱家有事，就到县衙请来十几个官兵，化装成便衣，深夜摸进村里，把王保柱家团团围住。官兵又开枪又喊话叫王文兰出来伏绑，王文兰怕伤及王保柱夫妇，让他们找安全地方躲避，自己向外射击。官兵不敢从正门向里冲，爬上屋顶扒了个窟窿，往下扔手榴弹。王文兰见冲不出去，又不甘落于敌手，用最后一颗子弹自尽。

其兄王文花闻讯逃走，从此浪迹东北，隐姓埋名，直至牟平解放，王文花才得以回乡，1959年因病去世。打那时开始，随着天下太平、社会稳定，他们村的习武之风日趋落寞，“后松椒的狗会两手”的习武盛况看不到了。

# 童年的游戏

蔡华先

罗大佑曾经写过一首歌《童年》：“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很喜欢这种带着淡淡感伤的旋律，每一次听这首歌，都让我沉浸在对童年的回忆中。

童年的时光是游戏的光，是在游戏中长大的时光。每个人的童年都离不了玩具与游戏。只不过，我们的游戏与玩具，受当时物质条件的限制，多数都是DIY（自己动手制作）的成果。

小时候，商店卖的玩具极少，即使有也没钱买。但是爱玩游戏是每个孩子的天性，也许正是因为那时的贫乏，更激发了孩童的创造力，就地取材，什么样的游戏都能创造出来，什么样的东西都能用来改造加工成手中的玩具。童年的物质生活也许是贫乏的，但那种寻求快乐的心不可阻挡，那种创造力也就是无穷的，所以童年的精神世界从来没有寂寞过。

有的游戏道具随手就可以拿来用，比如石子、树枝树叶、各种规格的纸张等，甚至连各种废弃物，都可以制作成玩具。就看你有没有丰富的想象力，随时随地都有取之不尽的东西，供你赋予它玩具的属性，虽然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却像有一股魔力吸引着你。

就说树枝吧。下课了，我们纷纷从桌子底下拿出一把枝条做成的小棍，一个人攥着整把小棍竖立地立在桌子中央，倏地松开，小棍儿就层层叠叠地落在桌子上，每个人按照顺序极小心地去挑动小棍，如果能拿走一根小棍儿而别的小棍丝毫不动，那你就有一根小棍在手了，最后谁的小棍最多，谁就赢了。

与此类似的游戏还有抓石子，又叫拾子。握一把石子在手心，轻轻向上抛起，迅即把手背翻过来向上，让从空中落下的石子尽可能多地落在手背上，然后再抛起，再手心接，之后手执一子，让其他的石子落在地上，将手中的一子向空中高高抛起，根据不同的规则，待其未落时尽快抓起地上的一子或数子。或如小鸡啄食一般，拇指和食指一起轻巧地从众多的石子中捏起一粒，或是手掌迅速地斜放于地面，呈一个扇面滑过，抓起尽可能多的石子，然后再让掌心朝上，接住从空中落下的那一粒石子，听它与手心的石子相互撞击，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全靠眼明手快。有的时候，抓子儿用的道具则是四块猪蹄子上那个不规则的椭圆形小骨头，游戏的名字也改做是“拾把骨”。现在我知道了，这个游戏是相当古老的，在明朝的时候就有记载，《帝京景物略·春场》里说：“是月也，女妇闲，手五丸，且掷拾且承，曰抓子。”

更能显现我们创造力的，是一张普通的纸就能花样百出，玩法层出不穷。折纸飞机、叠纸船、叠青蛙就不说了，纸炮你听说过吗？把一张纸折好，使劲往下一甩，就会发出类似鞭炮的声音。还有一种我们称之为“东南西北”的纸游戏，用它甚至还可以占卜算命。把纸折

好之后，可以套在四个手指头上，可以灵活地打开、合上，外面分别写上东南西北四个字，里面事先写好各种问题的答案，下课之后，就可以邀请同学来加入东南西北的游戏，玩得有模有样，给同学算起命煞有介事。还有世界上最简单的枪——用纸折叠成的纸手枪，正宗的驳壳枪或者左轮手枪样式，枪筒上还可以加上准星。

小时候，我们还有一样经常玩且非常有趣的玩具，那便是陀螺。陀螺大多都是自制的，做起来也比较简单，锯一截手臂粗圆柱形木料，硬木最好，根据木材的粗细，陀螺可大可小，用刀削成圆锥形，在锥尖处打进一粒钢珠，这就制成了陀螺。做陀螺可是个精细活、手艺活。下面的尖削得差不多的时候便要开始反复试验，看钢珠在不在正中，陀螺的结构是否合理。尖偏，陀螺旋转慢或者无法旋转；头沉，陀螺摇摆，无法定在一个位置旋转。一个好的陀螺需要不断地实验，不断地修饰。

玩陀螺是要用鞭的，用鞭绳把陀螺紧紧缠起来，一直缠到鞭底，稳稳地放在地上，猛地一拉，陀螺就启动了，紧跟着再猛抽上几鞭，陀螺就可以稳稳地转起来了。通过不停地抽打，给陀螺增加动力，保证它一直能旋转下去。

小伙伴们通常在一块玩，想方设法把陀螺玩出新套路新花样。首先是陀螺与陀螺互碰，看看谁的更结实。两个人分别启动陀螺，加速，并有意识地使各自的陀螺向一块凑，然后各自猛地一鞭，两个陀螺就会“啪”地一下碰在一起，如果分不出高下，就继续碰下去，直到将一方碰倒在地上不转为止。其次是比赛陀螺旋转时间长短。同时启动，看谁的转得时间长，谁就先翻倒或停下，谁为败方。

童年还有一种自制玩具，让我难忘，那就是火柴枪。火柴枪是一种以火柴棍儿为“子弹”，可以发出响声的玩具枪。它是用十节左右的自行车链条，一节一节拆开并列串在一起做枪管，其中前两节用自行车的辐条帽固定成一体，用八号链条做出枪身及撞针，用猴皮筋固定扳机，拉紧撞针当作撞击火药的動力。击发时将火柴头上的火药塞入枪管前端的辐条帽里，扣动扳机，随着“啪”地一声炸响，火柴梗飞了出去，枪管里冒出一股浓浓的火药香味，闻起来很是享受。

童年的游戏展示着儿时的力量，展示着儿时的技巧，展示着儿时的幻想，充满着快乐，充满着幸福，充满着向往。因有了这些游戏的相伴，儿时何曾知道贫穷是什么？寂寞是什么？哪一次不是玩到天黑在大人们的找寻声中带着一头大汗回到家中？哪一次不是带着甜甜的笑在梦中睡去？

不知不觉，时光划过童年，而满是黑白画面的游戏，现在只成了金色温馨的记忆。那一份真，那一份纯，无论何时想起都是弥足珍贵，如一坛陈年的佳酿，愈久愈芬芳。